

新民晚报



边看边聊

热门的电视剧唤起了大家对于女性成长的思考。女性成长与“三十岁”的分界,与爱情、婚姻密切相关,呈现为越来越自律、越来越追求完美的客体。当然大部分情况的确如此,女性是社会生活的配角,是孩子的母亲、丈夫的妻子,所以我们才会期待艺术作品能展现不同的风貌,给束缚在日常生活中的我们提供一些思路,而不是简单地加剧日常生活的戏剧性。

实际上我们对于“教育改变命运”这件事情是非常熟悉的,电视剧里的女主人公无一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女性通过读书、社会学发挥自己的才能,找到自己参与社会分配的角色,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剧本。那如果不通过教育呢?女性能不能实现自我完成呢?她的世界可以有多大呢?这就很有意思了。

许多年前,我第一次观看电影《如果·爱》就觉得似曾相识。周迅扮演的孙纳有着明星梦,她与同有电影梦的林见东相爱,却背叛了恋人,为了演戏和爱人的朋友、玩弄女性的外国导演同居,仅仅是为了换得一个角色。后来,她又与导演聂文相恋,在一部新电影中重逢了旧爱林见东,那时她已成电影明星,得到了想要的名利。

如果我们再追溯到从前,陈可辛的另一部电影《甜蜜蜜》,说的其实是同一个故事。一对外来务工的年轻人,在艰苦的生计中分明培育了真切的情感,但因为女性真切的“出人头地”的欲望,他们的爱情永远难以圆满。这两部电影英文名也可以看出端倪,一部是“Almost a love story”(几乎是一个爱情故事),一部是“Perhaps love”(如果爱,是爱吗?),总是差一点,总是个问号,像爱的警钟。

好几年前,我在一批出清的电影杂志里,看到一篇陈可辛导演的访谈,说到电影《甜蜜蜜》时,他说,“李翘永远属于豹哥,但她在人生不同阶段,会遇

嘉莉妹妹的影子

张怡薇

到不同的黎小军。”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故事的内核,其实来自于我们非常熟悉的名著,德莱塞的《嘉莉妹妹》。嘉莉·米贝,一个威斯康辛面粉厂工人的女儿满怀无知的幻想投入芝加哥大都市的熔炉。她是如何在日后成为芝加哥尤物的?肯定不是通过高等教育。德莱塞在小说开始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她不喜欢书——知识领域对她是个封闭的园地。”大都市里到处都是狡诈的骗局,嘉莉妹妹出乎自己意料地陷入了与杜洛埃和赫斯渥的共同生活中,她自己也没有想到,仅有她一个人走到了最后,成为了残酷生活战争中的幸存者。

《甜蜜蜜》中“豹哥”的意外死亡,和《如果·爱》中聂文舞台上的惨死非常相似,就好像被嘉莉妹妹抛下的两个诱惑她也提携她的男人,他们都带着男性新鲜的困惑凝视着眼前超然的女性形象。“她本来是是可以结婚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她就不是她了。她的潜能是厨房、儿女罩不住的。这不是她选来的,不是知识规划的,而是社会历练的。她本来就是那样的人,遇上了好的环境,她就经得起那样的历练。

所以,德莱塞可能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一个非常有魅力、有生命力的女性原型,她们有很多缺点,爱慕虚荣、目光短浅,但她们又能吃苦,有胆识,还有运气。好像书里写的,“既是美的,又是危险的,既是俘虏,又捕获别人,既被吃,又吃人,既是失败者,又是胜利者,这就是当代生活的本质”。

她们的亲身经历映照出大城市本身就是一所好学校。从那所好学校里,走出了嘉莉妹妹、李翘、孙纳,她们跌跌撞撞从“漂泊者”的境遇中活活地走出了一条绚丽的道路,不断升级,不断超越身边的人。她不是谁的谁,她在个体命运中看起来孤零零的。她也不爱念书,不是什么“别人家的小孩”。但她终于以一种原始的能量实现了自己。小说是因此而好看的。它既成就女性,也成就孕育女性能量的环境。

第一次听到高本汉的名字,是在陈新雄先生的音韵学课堂上,先生说他是在瑞典最杰出的学者,是西方公认的最优秀的汉学家,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重构了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对中国语音训诂影响深远。后来我买了中华丛书《高本汉左传注释》和《高本汉尚书注释》,看了以后,真的不得不佩服这位研究中国学的瑞典人。而在15年前我还买到一封高本汉署名、赵元任书写的明信片,是写给甲骨文字学者董作宾的,内容谈的是董作宾想到美国教书,但他不谙英文,所以他们正为他设法云云,这也是我最接近高本汉的一次。

高本汉有两位高足,其中一位马悦然先生时有听闻,知道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审之一,曾推荐过北岛、杨牧等人,我当年对北岛有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马先生的推荐。2019年10月道群兄出差来台,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忽然听闻马先生辞世的消息,大家都很错愕,道群兄和我说起他早前才听北岛说他前些时日曾经过瑞典,还特意去探望过马悦然,和他喝了红酒相聚甚欢。我想北岛万万没

有想到,他们这一聚竟从此天上人间各异路。马先生高寿,一生读书、写作、翻译不辍,对中国文学推广不遗余力。所交的一些文友,如老舍、曹禺、沈从文等。最重要的当然是马先生在1949年大年初一抵达峨眉山,住在报国寺长达七个多月后,回到成都,遇到他的真爱陈宁祖,最后他成了四川的姑爷的大事,中国的四川也就成了马先生永远记挂的故乡。

2016年11月,马先生和马夫人又被邀回台北,15日在师范大学有

一场演讲,在演讲前,我有一个短时间和马先生闲聊。马先生为我用瑞典文写下一首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的俳句“看我坐在这儿,像靠沙岸的小舟。这儿我真快乐。”给我留念,并对我说:“我们见过几次了!”我说:“是啊!三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后来在2014年3月在师大又见过,当时还请您在瑞典文《杨牧诗选》上签名留念。”

这本称绿骑士的《杨牧诗选》是马先生用瑞典文翻译编辑的,一页瑞典文一页中文,诗好译好装帧好。可是今年3月13日,这位“我从海上来,浪声满袖”的诗人突然病

逝,享年80岁。马夫人得知消息后,特地将“绿骑士”一书放在马先生的灵前,告诉丈夫他们的好朋友“绿骑士奔向天堂”,与他在天堂一起讲课。马夫人还回忆起马先生译完杨牧的诗作后,曾介绍给瑞典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

“托马斯很喜欢这首《沉默》,他觉得杨牧早期的浪漫派短诗,写得太好了!”是啊!杨牧的诗写得好,是大家公认的,可惜我与他一向无缘,从不曾一见,就连他的签名本也没有一册。书架上的《非渡集》《杨牧自选》,如同“绿骑士”等待多年,如今终成了一个无法完成的梦。

醒,穿上了一条美丽的粉红色长裙,站在枝头欢迎春天。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蝴蝶小姐们穿着花枝招展的连衣裙,在各式各样的花朵舞台上飞来飞去,好像是在参加比美大赛呢!”

大大手把手教小小把写满文字的纸,折成轻盈的纸飞机,在院子里飞着。纸飞机不小心飞出了院子,小小说:“没关系,我再来写一个。”小小在白纸上写着:“新年过后,我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我的老朋友——茶梅的开放。

看着就想去舔一口。茶梅在雪花的衬托下,更加得意洋洋,散发出扑鼻的清香。白雪融化,一阵春风吹来,我觉得自己仿佛也变成了茶梅仙女。我穿着玫红色的连衣长裙,和所有的茶梅一起开着舞会,疯狂地跳着舞,蜜蜂们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想起,我不是茶梅,我是在观赏美丽的‘茶梅仙’呢!”

大大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小小的心里燃起了对文学的兴趣和喜爱。折好的纸飞机在院子里飞着。飞着,飞着,一直飞到小小的心里。轻盈的纸飞机载着大大和小小对于文学的一份挚爱,一直飞到她们的梦乡。

小小的学妹叫大大,是一个喜欢写作的文艺青年。那次去澳大利亚旅行,飞机刚着陆,看见那一片云朵和蔚蓝色的大海,小小突发灵感地说:“云朵都掉到海里了!”大大立刻给小小竖起了大拇指,多么有诗意的一句话啊!

阿婆和二姨妈每天微信视频,那天爸爸问小小:“你知道阿婆和二姨妈每天聊什么话题吗?”小小说:“蛋糕蛋糕啦!面包面包啦!”是的!阿婆和二姨妈聊天常常切磋烘焙技艺。被小小一句话总结得非常到位。二姨妈那天视频对小小说:“来来来,小小,我和你阿婆不是总是

蛋糕蛋糕啦,面包面包啦?”小小抿着嘴角而不语。就是这样善于总结且金句频出的小小,写作文却是一件头痛的事。大大看到千篇一律的开头:今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又看到毫无新意的结尾:小明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大大看到的是一个对写作没有任何兴趣的小小。为了提起小小的写作兴趣。大大在和小小折纸飞机的时候对小小说:“把心里最想说的话,写在纸上,折成纸飞机,就能放飞梦想。”小小在白纸上写道:

“花园里,小草偷偷从土里钻出来。桃花姑娘从美梦中苏

酥软风流羊角包

吴骞

得极其慷慨,才能松软酥香。然后就是考验耐心,发酵后的面团需经过反复擀压和折叠,直到薄薄一层,再以巧手卷叠成月牙形状入炉烘烤。这一制作技巧还有个专门名词,叫做 laminating (压制法)。所以一个油亮饱满、外酥内软的羊角包背后,决意是糕点师傅满满的诚意。之后羊角包在法兰西大地地发展出杏仁和巧克力口味,而后者变化更大,除了内里涂抹巧克力酱一起烘烤到入口即化,形态亦变得方正,不复月牙形状。继而羊角风靡世界,摩登餐食中,就有不少在羊角上动足脑筋的:内里填入芝士、火腿、菠菜等等,摇身一变,成了三文治。又或者搭配水潜蛋和烟熏三文鱼,即是一道颇为风靡的早午餐食等,不一而足。然而真到得巴黎,除非刻意去新式酒店和餐厅,萦绕街头香气诱人的,依然是那毫无添加、简单纯粹的一弯月牙。

虽说 Baguette 长棍与羊角包一样,当之无愧法式面包的代表,但前者作为餐包,其功能几可相当于亚洲的米饭,甚是朴实,所以风流轶事不多,比不得羊角包之于才子佳人,来得旖旎缠绵。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蒂凡尼早餐》的开场,一身纪梵希小黑裙的奥黛丽·赫本,站在清晨第五大道的蒂凡尼店外,边啃着羊角包边盯着橱窗恋恋不舍的娇憨模样,成了电影史上最经典的镜头之一。而我近日迷恋的法国作家 Romain Gary, 则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中描述巴黎求学期间,卖文不受赏识,穷困潦倒,饿到几乎昏厥而不得不走入一家名为 Capoulade 的咖啡馆,一边点咖啡,一边把手伸进柜台上的面包篮,一口气吞了七个羊角包,并神色自如地准备以两个羊角包结账。伙计言语粗鲁,心地却颇为善良,放了穷学生一马,两人因此成了好友。1936至1937年间,这位兄台自任在 Capoulade 白吃了一千到一千五百个羊角包,并欣然将之当成了奖学金。后来他终于成了作家,在二战中屡建功勋,战后更成长为一名成功的外交官,但形状独特、口感松软、热度美好的羊角包自带的那股子惬意亲切,是他心里永远无可替代的温情无限。即便后来年岁渐长消化受限, Romain 对羊角包的热爱转为柏拉图式,只要看到那一弯月牙静静地躺在篮子里,安放在柜台上,他即心生喜悦。羊角包给予一个年轻大学生的回忆,可以这样刻骨铭心。如戴高乐将军言,念着法兰西的好啊。

你有没有在美术馆里逛过市集啊?苏州市吴中区通达路上有一家古雅又时尚的本色美术馆,摆市集出了名。7月,第九届苏州创博会分会场“吴中文旅创意市集”都放在那里举办。每逢市集,各种奇人异士、能工巧匠纷纷拿出看家的本领或者宝贝,到那里去显摆。美术馆为什么要办市集呢?本色美术馆的创办人陈翰星说,艺术就是生活中的各种细节。美术馆里有条河,河上有座小桥,叫东西桥,于是那里的市集就叫东西市集。美术馆的市集总归与一般的市集有点不同。据介绍,凡是在淘宝上轻易能淘到的东西,他们婉拒加入。不管是一盏一壶,一履一帽,都求别具匠心。市集期间,还开设各种课程讲座,有品茗、闻香、插花、绘画等,也有做茶具、美食等教授和体验。美术馆里有两个剧场,一个是室内的,疫情期间无法开放;河岸边的露天剧场便大放光彩。昆曲、古琴、尺八等,让市集变得妖娆。人夜,还有江南夜宴,美物、美食、美景、美乐、美人……让人生发人间天上的逃离。

球兰(剪纸) 奚小琴作

美术馆里逛市集

符侃

七夕会

养育



养育